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引领高校思政课育人新实践

陈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要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肩负着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时代重任。然而,当前思政课教学中仍存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系统性融入不足、教学方式创新性不够、理论讲授与实践体验脱节等难题,制约了育人实效的全面提升。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获批茂名市大中小学思政课共同体建设教学创新团队为契机,强化精神谱系的育人作用,将其作为价值引领与育人核心,在实践探索中构建起“六位一体”育人模式,有效提升了思政育人实效。

## 一、精神引领与模式构建:探索“六位一体”育人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是滋养新时代青年的宝贵资源。提升思政育人实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入践行“以生为本”“知情意信行”融合发展的育人理念,从认知深化、情感共鸣、意志砥砺、信念固化、行为养成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创新性构建起“党建引领定向、思政铸魂固本、协同育人聚力、实践赋能增效、科研深耕提质、文化浸润润心”的“六位一体”育人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系统性、整体性设计,打通育人各环节壁

垒,将精神谱系的价值引领有效转化为育人成果。

## 二、党建引领定向:筑牢精神谱系育人政治根基

党的领导是思政建设的根本保障,将精神谱系融入育人实践,首要在于强化政治引领,校准育人方向。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核心内容纳入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范畴,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集体备课等载体,深入讲解其理论脉络、历史传承和时代意义,讲好蕴含其中的信仰故事,引导师生深刻把握精神谱系的核心要义,特别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地位与指导价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同时,还将党史学习与教育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学习制度化、常态化,明确学习目标、内容、频次与考核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思政教师深入茂名本地红色资源,如茂名露天矿博物馆、高州水库、电白区冼太夫人故里、潘茂名纪念馆等开展主题党日、学术交流,让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育人实践方向正确,为教学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 三、思政铸魂固本:深化课程融入实效

思政课是精神谱系育人的主渠道,关键在于找到有机融入课程的有效方法及契合点,实现“精准滴灌”。“思想道德与法治”采用章节+相应主题(例如爱国主义主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采用章节+相应时期的伟大精神(例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等)。教师需要深入钻研理论衔接点,把抽象精神具体化、时代化,回应学生关切,力求理论阐释与精神启迪相统一。在课程思政方面,马克思主义学院结合高职院校特点,以“职业道德塑造”为核心,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与精神谱系的契合元素,探索构建“专业课程+精神谱系+职业精神”融合体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强化对各系部课程思政的指导协同,分层递进地将精神谱系融入教学,结合专业领域的榜样事迹,阐释崇高理想信念,努力将其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理解、可践行的内容,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格局。

## 四、协同育人聚力:贯通大中小学教育链

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协同发力。要积极推动与中小学的深度合作,发挥高校马院在学术、理论、宣讲方面的优势,通过共同策划活动、共建共享实践基地、共建教学资源库等方式,支持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发展,促进大中小学教育资源衔接融通。马克思主义学院着力构建协同机制,以马院为枢纽,搭建跨学段、跨学校的思政课一体化平台。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教学研讨、资源共享,努力形成横向联动高校、纵向贯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育人共同体,凝聚合力,确保精神谱系学习教育能够伴随学生成长全过程。

## 五、实践赋能增效:推动精神价值落地生根

实践是深化认知、促进转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依托茂名丰富的红色资源,如茂名露天矿博物馆、高州杏花村、长坡镇党史教育基地、茂南区山阁镇烧酒村等实践基地,精心设计主题实践教学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实地考察和沉浸体验,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感悟精神谱系的磅礴力量,促进理论知识向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行为习惯转化,提升实践育人效果。创新“精神谱系+社会服务”模式,结合主题党日、社会实践,发挥先进典型(如岗位学雷锋标兵)的带动作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三下乡”等活动。在服务奉献的实践中,师生自觉践行精神谱系要求,有效提升了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锤炼了党性修养和为民情怀。

## 六、科研深耕提质:厚植育人学理根基

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是提升思政深度的关键。要积极引导教师围绕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融入路径、育人效能等核心方向开展研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设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专项课题、组建教学创新团队、支持成果转化(如发表论文、开发案例、建设资源库)等措施,激发教师研究动力。鼓励教师将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对本土红色资源的当代解读、基于学生调研的教学方法创新等,及时反馈课堂教学与资源建设,提升思政课的学理深度和吸引力。

## 七、文化浸润润心:营造红色育人生态圈

我院依托校内精神家园,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开展视听传播(微视频、演讲比赛)讲述精神谱系故事,创作展示(绘画、手抄报、创作大赛)让精神可视化,实践体验(成果展、红色主题晚会、学生思政课)等多维活动,推动学生从“听讲者”变“主讲者”,形成互动学习场景。整合活动全流程:前期实地研学、素材采集;中期官网宣传;后期线上资源库(学习通平台)、数字化展览展示优秀作品。构建“线下体验+线上延伸”的长效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从“单向传播”走向“师生共创”,从“活动项目”沉淀为“校园景观”,营造“以文化人、以景育人”的生态,使“精神家园”真正成为滋养初心的精神家园。

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引领的“六位一体”育人模式,是我校对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有效探索。通过强化党建引领方向、深化课程融入固根本、拓展协同路径聚合力、创新实践载体促转化、夯实科研基础提质量、营造文化场域润人心,我们着力破解育人难点,有效提升了思政教育的育人效果。实践启示我们,深挖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并将其有机融入育人全过程,是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和实效性的重要途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模式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断优化完善,努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服务茂名高质量发展,探索形成更有效的思政育人方案。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 冼夫人文化研究

# 开拓之功 铭传于世

## ——王兴瑞研究专著《冼夫人与冯氏家族》述评

何火权

在冼夫人文化研究界,很多人习惯上把清末茂名县大塘人谭应祥撰写的《冼夫人全书》称为“我国第一部冼夫人研究专著”,但由于该书已佚,仅存年谱,没法了解其书的内容。因此,如果要寻找冼夫人研究的开拓者,或者说开冼夫人研究先河并作系统深入研究的,当首推广东雷州师范学校王兴瑞老师。王兴瑞的《冼夫人与冯氏家族》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冼夫人研究专著。当我们回顾冼夫人研究历史,分析冼夫人文化研究现状,追本溯源,最应该探寻这本书的内容及其对冼夫人研究产生的影响,应该多一些宣传王兴瑞老师对冼夫人研究作出的贡献。《冼夫人与冯氏家族》是一本凝聚了王兴瑞晚年研究冼夫人大量心血精品力作,冼夫人1963年由中华书局付排成型,但延至1984年6月才正式出版。这本专著的内容怎样,作者王兴瑞又是怎样的一人,而且该书还是作者去世多年后才出版的遗作,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索追寻。

## 一、王兴瑞的学术简况及撰写《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的缘起

在冼夫人研究界,知道王兴瑞其名及其著作的比较多,但对王老师的详细情况,则知之较少,对他的介绍资料也比较少见,大多只是介绍他是雷州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如果仅仅是一位师范专科学校的普通历史老师,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历史学触觉,娴熟的文笔,很难想象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写出这样一本影响深远的冼夫人研究专著来。

据相关资料介绍,王兴瑞1912年出生于琼海县(现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一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史学系。大学期间,因家境贫寒,曾一度失学,幸得老师黄文山的协助,为《广州日报》撰稿维持生活,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深得师生赞誉和好评。早在30年代初,他便在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上发表关于海南黎族和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成为该学刊的主要撰稿人。1935年冬投入杨成志教授门下攻读人类学部研究生,1938年完成25万字的《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获硕士学位。因其论文成绩优秀,学校授其“金质奖章”。又据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专家陈雄给我提供的《琼海县志》记载,“王兴瑞,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厦门大学,广州珠海大学教授,广东省广雅中学校长。”著有《海南岛农业发展史略》、《中国现代革命史》、《海南岛黎人调查研究》、《海南岛的苗人》、《海南岛的圩市及其商业》、《琼崖民俗志》、《国父孙中山先生传记》等书。”可见王兴瑞早在求学读书和后来担任教职时,著述颇丰,且在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正是在史学和民族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研究素养,解放后调任广东省雷州师范学校历史老师后,以敏锐的历史学家的触觉,撰写了这部冼夫人研究专著,成为他1977年去世后出版的主要遗作,也代表了王兴瑞后期的最主要的学术成果。

王兴瑞写作《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的

缘起是什么呢?这在他的自序中有详细交待,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受吴晗发表冼夫人研究文章的影响。1961年1月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冼夫人》一文,让王兴瑞“从中得到更大的启发”。可见吴晗的文章,对冼夫人研究界影响甚大,很多专家学者都是从此开始重视冼夫人研究,发表论文或开展研讨活动,而王兴瑞便是其中成果最快、影响最大的知名学者。王兴瑞写好该书初稿后,寄给吴晗请教,由吴晗转给中华书局,王兴瑞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修改。二是作者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和对应地方史的研究的强烈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对历史研究素感兴趣,因此便把这题目列为自己业余研究工作的一个项目”,决心把冼夫人及其家族的历史研究清楚。三是自小在海南生活,从庙中识“婆祖”到“发军坡”等民俗节日中便知道冼夫人,“近年来在湛江地区工作,这里正是冼夫人的家乡”,因而“从本地区的志中,我更多接触到冼夫人史料,对于她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正是有这种种机缘的凑合,更重要的是王兴瑞出于历史自觉和个人的兴趣,为冼夫人研究留下了这样一本难得的研究成果,开拓了现代意义学上系统研究冼夫人的先河。同时,他留存下来并出版的这本书,成为了当代冼夫人研究的开拓性的奠基之作。

## 二、《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的主要内容:对冼夫人及冯氏家族后代作出中肯评述

这本至现在仍然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共64000余字,是一本比较薄的册子,但内容却十分翔实。从史料上全面地评述了冼夫人的一生,并对其家族后代做了充分的评述。正如我市著名冼夫人研究专家李爵勋在《冼夫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所评述的那样,“书中对冼夫人及冯家家族的历史,做了有益的探讨,对我国古代广东南部地区越族历史,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探讨,可供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者阅读。”

《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来解读。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附录。正文部分可以分为三点:一是有关冼夫人的历史功绩介绍和评述;二是对冼夫人后代的研究和述评;三是从冼夫人一家看古代越族社会。附录部分对《隋书·淮国夫人》、《新唐书·冯盎》等传记的注释及相关考订。因是首开先河,这些内容都有其独创性,很值得去探究了解。

对冼夫人历史功绩的介绍和评述,共有五章,分别就“冼夫人的出生地和生卒年代”、“冼夫人的母亲”、“冼冯联姻”、“冼夫人与陈霸先”、“拥护隋的统一和打击贪虐的官吏”五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如对冼夫人的出生地的研究,也就是冼夫人故里,虽然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学术上的争议,但从王兴瑞的专著中,却可以看到今天“阳江说”“电白说”“高州说”的雏形,因而可以说,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冼夫人出生地的不同讲法。王兴瑞从历史文献入手,就高凉县、高凉郡的设置

讲来,弄清历代高凉县、郡的地域及治地,认为“自吴至隋,历代高凉郡治皆不出今阳江境”,因而有了“一般人便以为冼夫人的故里在今之阳江”,但王兴瑞对此进行了否定,“实则不然,而乃别有所在”。对冼夫人出生地“电白说”所引述的材料非常丰富,既有《高州府志》的记载,“淮国夫人故里在(电白)城北十里山兜。”《电白县志》的相关记载,列举了地方文人著作中的记载,如崔翼周敬夫人庙碑铭、谭应祥撰写的夫人年谱等,还有一些旁证,包括冼墓、冼庙和传说。对“高州说”,主要列举了有关传说,“据周围老人们传说,雷洞就是冼夫人的外婆家”,传说中的冼夫人住宅遗址,以及姑太探外家的习俗、相关纪念冼夫人的组织,歌谣传说和长坡旧城附近冼庙特别多等。经过分析,王兴瑞认为,“冼夫人故里可能在今之电白境内,也可能在今之高州,两者必居其一。”又如对“冼夫人的母亲——洗氏”,则分析了俚族的来历,认为洗氏属于俚族,并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对洗氏的来源,否定了出于沈子国之说,认为“所谓沈氏之事,并未见于历史文献,疑为编者所杜撰。”指出洗姓乃广东土著,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

对冼夫人与冯宝联姻,为了讲清冯家的家族渊源,讲清冯家“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的原因,引用了《北史》、《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以及《广东通志》、《高州府志》、《水经注》等资料,说明“高凉难治”,因而通过洗冯联姻的方式,化解了这个治理难题。认为“这不只冯家事业奠定了基础,而且初步改变了高凉地区的面貌,为后来本地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章引用的史料比较多,分析得比较到位,这些史料和分析多被后来研究者所运用。

对冼夫人协助陈霸先建立陈朝,专门用了一章“冼夫人与陈霸先”来讲述,并且把智取高州刺史李迁任、助霸先建国、平定欧阳纥之乱都放在这里来介绍。在第五章“拥护隋的统一和打击贪虐的官吏”中,则把冼夫人迎接隋师统一岭南,平定王仲宣、陈佛智之乱,以及惩处贪官赵訥等内容,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交待及分析。

对冯氏家族的研究,王兴瑞用了冼夫人后代之一、之二、之三及“从冼夫人一家看古代越族社会”来进行综合论述。对冼夫人后代的论述中,重点介绍了冯盎兄弟在隋唐之际的相关情况,比较有新意,或者说后来的研究者很少提及的冯盎兄弟与唐王朝的矛盾。冯盎有势不称王,不割据分裂,而是归顺唐朝,这在《新唐书·冯盎》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是经过作者的考证,在唐初,冯家对唐王朝的态度比较暧昧,而且冯盎的弟弟冯暄,族孙冯士翊都曾有过反唐的举动。作者从唐太宗于贞观二年和贞观五年先后给冯盎的两篇敕文线本中,印证了冯盎也曾有过反唐的行动,但后来冯盎迫于内外压力,在贞观五年入朝觐见唐太宗李世民,因而缓和了与朝廷的对立和矛盾。这样分析更加真实可信。

第二部分作为附录,收集了多篇研究史料,如冼夫人事迹简表、冯氏世系表,冯

氏族谱考订,民间歌谣传说中的冼夫人等,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对淮国夫人传和冯盎传的注释,从中也可以体现作者的观点,也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研究成果。

## 三、首开先河,治学严谨,其学术态度及研究方法一直被后来者学习和借鉴

《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作者王兴瑞已于1977年病逝,因而这是一本遗作。这部书在成书之后,经过吴晗过目,又经过中华书局古代史组审查提出修改意见,之后经作者整理,排版成型,因各种原因过了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发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叶显思认为,“此书对传主少数民族首领冼夫人的研究,不仅资料丰富翔实,而且富有创见,得到学术界好评。”也可以这么说,王兴瑞的这部专著,是冼夫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具有学术里程碑的意义,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该书的特色及对后来者的影响,现从几个方面来作些简要归纳。

一是首开先河,确立体例。之所以说王兴瑞这本书是首开冼夫人综合研究之先河,是因为之前研究者多是单篇之作或者是从某一方面进行论述,而从这本书开始,形成了研究体例、研究方向和确立学术坐标。后来的研究者,多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但无论形式怎样变化,研究如何深入,内容基本上都离不开王兴瑞确立的这个研究体例和基本框架。如冼夫人与冯盎及生卒年,冼夫人的历史功绩,冼夫人的后代情况,特别是冼夫人及其家族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等。这为冼夫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其创新性、开拓性,以及他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于今天的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是秉公论史,亮明观点。写历史评论类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观点。王兴瑞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对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作出自己的评价,秉公论史,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对“洗冯联姻”,认为“对冼夫人来说,这桩婚事也具有重大意义”,“她以越女而为汉妇,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她成为促进汉越友好团结的一位理想人物,从而有可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凭借着冯家的政治地位,此后她可以参与更多的、更广泛的国家政治活动,充分发挥她的智慧和能力,扩大她的事业范围,成为在岭南地区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这些评价是中肯且恰如其分的。洗冯联姻,冼夫人有更广的舞台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抱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对冼夫人协助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建立陈朝,认为“这是冼夫人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也是她的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冼夫人的拥戴,对国家社会来说,仍然是好件好事——至少也不是坏事”。又如对冼夫人归隋及平定王仲宣之乱,他这样评价,“冼夫人迎韦氏入广州,这是她对全国统一事业的一大贡献;她助隋平定王仲宣之乱及安抚岭南诸州,是她对全国统一事业的进一步贡献”。对冼夫人揭发贪官赵訥,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洗

夫人打击贪虐,其意义不同平常,在岭南历史上,实为破天荒的创举”。这些评价,直接亮明作者观点,对冼夫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述评,并且都是充分肯定和称赞之语,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能有这样的胆识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确实难能可贵。

三是治学严谨,客观公正。王兴瑞为写了这本书,非常注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还到实地进行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治学严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做到缜密,让证据说话,而且对一些尚有争议的论题,不下最后的结论,做到客观公正,留有余地。比如对冼夫人的出生地,认为“要作出最后的定论,则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考察”;对冼夫人的存年,他虽然认为冼夫人活了91岁,也是“姑且”而定,并说,“我这样估计,并无什么实据”,明确是推测的岁数,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又比如在“从冼夫人一家看古代越族社会”这一章中,关于岭南地区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意见,是与一种主张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古代越族是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讲得非常谨慎,自己的意见是“初步”的,而主张是“基本一致”,如此等等,都是一个学者治学严谨的具体体现。

四是注解补充,释疑解惑。在行文中对引文注明出处及解释,这既是学术研究严谨的体现,也让读者了解更多信息,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如对“自吴至隋,历代高凉郡治皆不出今阳江境”,加注解释补充,“依广东通志注释,历代高凉郡治皆不出今阳江境;惟据李兆洛地理志韵分释,则三国吴与南朝宋之高凉郡治乃在今恩平县北”,这样补充说明,显得更符合事实。又如对“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的注解,说明“守”指太守,“牧”指刺史。并指出资治通鉴的“自业至孙融,世为罗州刺史”的说法存在错误,因为“但据宋书州郡志,宋未立罗州,当无罗州刺史可言”,这些解释都是很有见地的。还有一条注释在这里还要提一下,就是关于冼夫人故里问题,王兴瑞在一条注释中说,“今年四月间,湛江专区图书馆熊夏武同志曾告诉我,电白最近发现了一座石碑,从碑文记载,可证冼夫人为今电白人。但我迄今未获见碑文,无从引证,姑志于此,以供参考。”熊夏武作为老地下工作者,茂名县解放后第一任的副县长,又是冼夫人研究方面的专家和文化学者,而且为今高州人,他的话可信度相当高,这为冼夫人故里在今电白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可供深入研究。

穿越60余年的历史时空,作为后学者,在翻阅着王兴瑞这本研究专著时,对这位冼夫人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对这样一位著述甚丰的前辈,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我们应对王兴瑞其人其事,特别是他这本《冼夫人与冯氏家族》要多做一些宣传,永远铭记他对冼夫人研究所作的突出贡献。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